

食事



冬月天寒,晨间的山坳里经常漫着轻雾,似一匹素纱笼着连绵的竹海。老家后山林中的毛竹亭亭而立,翠影婆娑,风一吹摇曳生姿,像极了俏生生的姑娘。这个时候上山可以赏竹,也能从中挖到嫩生生的冬笋。

不同于春笋冒尖,一眼便能瞧见,挖出来也不算难事。找冬笋则难得多,它们通常藏在厚厚的黄土下,如果没有经验,任凭你掘地三尺也无法找到一点笋子的踪迹。听家里长辈讲过找冬笋的诀窍,“识竹”是第一步,想要辨别竹子的“年岁”,就得仔细观察竹身的外观和颜色。据说前一年刚长出的新竹,竹身会裹着几层“竹衣”,看起来宛若婴孩穿着的厚袄。这些“竹衣”看起来粉嫩,表面还覆着一层白霜似的“竹粉”。我记得《验方新编》中有相关的介绍,说将新竹上的“竹粉”刮下来,拌上山茶油搅拌成膏状,涂抹在皮肤上能治白癜风,是一种实用的民间偏方。

新竹的根基不稳,它的周边定是长不出冬笋的。即使是长到第二年的竹子,“竹衣”仅剩一层,竹身也变得青翠,

寒天食冬笋

□黄种吉

在它旁边找到的冬笋仍是寥寥无几。想要寻得冬笋,往往得“锁定”竹叶墨绿且长得枝繁叶茂的老竹子。靠山而居的人都晓得,竹子也分“公母”,第一节竹枝生出分叉的就是“母竹”,一旦发现这种竹子根部的泥土有鼓包凸起,或是土面出现几道裂缝,试着往下刨土,大概率能挖到冬笋。若是碰见“公竹”,则无论往下刨多深的坑,都看不到半点笋的影子。

刚挖出来的冬笋很新鲜,滋味也好,赶紧烹煮方能尝鲜,多放几天,味道和口感都会逊色许多。如果带回家后不急煮,家里长辈便会提醒千万不可剥去“笋衣”,否则笋子转眼间失去水分,质地会变得又干又涩。

泉州人吃冬笋的方式很多,比如围炉煮火锅时,将冬笋切成薄片涮着吃,口感脆嫩爽口,或是将冬笋与猪肉或牛肉一起爆炒,滋味鲜香。不过我最惦念的是姑姑做的炖冬笋,她总是先将冬笋

片放入锅中焯水,同时加一勺盐,去掉笋子自带的涩口酸味。接着往热锅中放一些三层肉,熬出一些金黄的猪油,再将肉片煎至两面焦黄。之后倒入腌制的芥菜干和冬笋片,再撒一些白糖提鲜,搁几个红辣椒增味,还得加水慢炖二十分钟。揭开锅盖的刹那,香气直钻鼻腔,酸菜的酸、猪肉的香和冬笋的鲜交融一起,一锅端上桌,舀几勺拌米饭吃,让人恨不得多个胃,可以再吃两碗饭。冬日里亲朋聚餐小酌一杯,这道炖冬笋还能充当醒酒汤,一碗下肚,暖身又提神。

这冬笋,埋在土里无人问津,就只能默默烂在泥中,辜负了好滋味;一旦被慧眼识得,便能“登堂入室”,成为餐桌上的珍馐。我想不如趁着这冬月晴好,挎上竹篮,循着长辈传授的方法进山去,拨开薄雾,辨老竹,寻鼓包,亲手挖出几颗胖乎乎的冬笋带回家,再学姑姑的手艺炖上一锅,让鲜香味漫满小屋,才算不辜负这冬日里独一份的清鲜。



(CFP 图)



与其成为更好的自己,不如更好地成为自己。

四季

四季

晒冬

□黄潘榕

永春的冬月还不算太冷,不同于寒风凛冽的北方,这里晴天时的阳光总会铺满大地,把古厝的红砖墙、门口的大埕都晒得暖融融的。外婆常说这样的晴日是“老天爷疼人”,必须抓紧时间“晒冬”,才不会浪费好天气。

外婆住的房子顶楼很宽敞,只要听天气预报说明天会出太阳,隔天一大早,她定会踩着楼梯去天台晒被子。“囤仔,醒了就来搭把手!”这天被外婆的声音唤醒,我只得揉着惺忪的睡眼,起身上楼。天台挂的晾衣绳经过多年风吹日晒,依旧结实耐用,可以稳稳承载几床棉被的重量。外婆踮起脚尖,双手抓住被角用力一抖,被子在风里展开,好像一面柔软的帆。见我笨手笨脚地扯着被子一角,外婆笑着轻拍我的手背,一边把被子抻平,一边念叨晒被子的讲究:一会儿说说晒被子要抖开,阳光才能“钻”到棉被里;一会儿又提醒要拿夹子把被子夹牢,别让风把被子掀翻了;还说晒到午时得给被子翻面,这样两面都能晒透。

中午的日照足,翻面继续晒的棉被变得愈加蓬松,空气里也飘着暖融融的味道。此时的天台好似一个天然暖房,人待在上面舒服又惬意。外婆搬来两把椅子,放在靠近栏杆的地方,那里既可以晒太阳,又能看清屋前的景致。招呼我坐下,她又端来一个白瓷茶壶和两个大茶杯,壶里泡的佛手是亲戚从老家寄来的,热水冲入壶中,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,金黄的茶汤冒着热气,清甜的茶香扑鼻而来,让人一闻就觉得通体舒畅。

坐在椅子上,抬眼可见邻居家的红砖墙在阳光的映照下格外鲜亮,燕尾脊高高翘起,好似展翅高飞的鸟儿。炊烟从古厝的烟囱里升起,在天空中散开后很快又融入澄澈的天光里。巷子里传来几声孩童的嬉闹声,伴着风吹过晾衣绳的轻响,犹如演奏一曲冬日小调。

外婆慢悠悠地品着茶,时而开口讲过去的事情,她说以前在老家,冬日碰上晴天,全村人都会忙着“晒冬”,各家院子里、屋檐下,全支起了架子晾晒被子和衣物。邻居们有时也聚在大埕上“晒冬”,大家互相帮忙拉绳子、递衣被,谁家做了糕粿或炸物,也趁着这个时候分着吃。“你妈妈小时候,很喜欢在晒暖的被子上打滚,说像躺在太阳做的棉花糖上。”外婆说起往事总是面带笑意,我听得入迷,不时还要追问细节,缠着她再多讲讲妈妈儿时的趣事。

暖融融的阳光洒在身上,时间一长就昏昏欲睡,我只得回屋打个盹。再醒来时,太阳已经西沉,被子也晒好了,帮外婆把被子收进屋里,凑到鼻尖一闻,满是阳光的味道。见我陶醉的模样,外婆笑着说:“晚上盖着这床被子,肯定能做个好梦。”

夕阳透过楼道的窗户洒进来,留下斑驳的光影,外婆关上天台的门,又叨叨着如果接下来还是好天气,得赶紧把枕头、冬衣都翻出来晒一晒。我笑着答应,心想这或许就是“晒冬”的乐趣,它把寻常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,让人会心生盼头,期待着明日的太阳能依旧这般慷慨,可以将日子晒得暖烘烘又亮堂堂。



云雾别称

●**风花**:指空中散乱的云气。

出自宋·晁补之《祝家墩阻雨旦起舟人云天上风花顺矣作一绝》:“明日扬颿应复驶,燕云散乱作风花。”

●**山带**:指环绕峰岩的带状云影。

出自唐·韩翃《送客归江州》:“风吹山带遥知雨,露湿荷裳已报秋。”

●**天公絮**:指云朵轻盈、飘逸的形态。

出自宋·陶谷《清异录·天文》记载:“云者,山川之气,今泰院村民称为天公絮。”

●**浮岚**:指飘动的山林雾气。

出自宋·欧阳修《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》:“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,坐卧常对乎轩窗。”

●**连霏**:指密集的云气,常用来描绘云雾缭绕的自然景象。

出自唐·李峤《晚秋喜雨》:“聚霭笼仙阙,连霏绕画楼。”

●**山巾子**:指飘荡在山林间如纱巾般的薄雾。

出自唐·包贺《谐诗逸句》:“雾是山巾子,船为水靱鞋。”

●**碧烟**:形容云雾如碧玉般清透,古代诗人常用这个词指代山间的晨雾。

出自唐·温庭筠《女冠子·含娇含笑》:“寒玉簪秋水,轻纱卷碧烟。”

回首



不久前回老家,闲来无事,我便出门逛逛。途经通往镇上的小路,忽然瞥见熟悉的路亭中仍设有奉茶处,心里不禁感叹乡亲们还保留着这个传统,着实令人欣喜。

早年间,闽南乡下交通不便,走路是人们出行时最常用的方式。本地人还形容这种方式是“搭11路公交车”,“烧”的是自己身上的汗水,既省钱又能锻炼身体,可谓一举两得。话虽这样说,碰上酷暑寒天,顶着烈日或冷风出行,脚下踩着凹凸不平的土路,出门一趟,实属不易。记得父亲有次从东园街赶到泉州城里办事,走了大半天才到,一路上更是不敢随意停下,生怕耽搁时间。

因为这样,路亭才应运而生。它不仅为当时的过路人提供歇脚点,也成为

一些乡贤做善事的地方。那时的路亭大多位于乡村道路的两侧,往往间隔一段路,就能看见一座。靠近村子的路亭常被当做奉茶处,村里人借此为往来的赶路者提供解渴的茶水。听家里长辈说,以前捐建路亭的不少是在南洋打拼的华侨,他们在老家的亲人也会在亭亭设奉茶处,延续善举。久而久之,路亭还成了乡里乡亲传递温情的小驿站。

我儿时最喜欢做的事,就是跟着阿公去镇上的老街赶集。那时买东西不方便,本地人经常趁着赶集的日子,把家里的农货带去售卖,再顺便添置些生活必需品。阿公每次卖完货,都会掏出一两毛钱,买一块红烧肉或一个肉粽给我

改善伙食。有时换的钱不多,他也要买一份猪血汤让我解馋。不过比起美食,我印象更深的,是赶集路上经过的两座路亭。它们一新一旧,其中的“旧路亭”靠近村口,因为离村子只有一小段距离,外出的村民通常只会瞥一眼,就从它前面经过。回来时觉得走累了,才会坐在亭子里,喝杯茶,歇会脚。

我更熟悉的是那座位于半路上的“新路亭”,当年阿公带着我去赶集,来回路上都要在那里小憩片刻。平日不苟言笑的阿公经常一边摇着草帽,一边给我讲各种老故事。当中有华侨漂洋过海的打拼艰辛,也有赶路人在亭中结下情谊的趣事和奉茶人不求回报的义举,还

有村里人口口相传的奇闻轶事。那些故事伴着夏日蝉鸣、冬日寒风,一点点融进我的童年记忆里。再回想时,我仍会感慨自己能写成有关闽南风情的长篇小说,也是得益于那些在路亭里听过的旧闻逸事。

后来听说村口的那座“旧路亭”要拆了,我还特地赶回去看了一眼,虽然过去很少在那里停留,心中仍觉得不舍。再后来,交通工具变多,出行不需要靠双脚丈量漫漫路途,新公路也通车了,人们进出村子时不常走以前的小路,一些年久失修的路亭便被陆续拆除,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好在,那座藏着我童年记忆的“新路亭”还在,奉茶的竹篮里依旧飘着淡淡的茶香,那些藏在路亭里的旧时光,也化作了抹不去的乡愁,成了像我一样的离乡人想家时总会搜寻的“坐标”。



校园里的紫薇树

□陈 雄

反倒是食堂前的那株老紫薇树,抖落了身上所有的叶子。它静默伫立在寒风里,枝桠疏朗,看起来好似一幅淡墨写意画。不止是在校园里,这个季节到临海或临江的公园,见到的紫薇树也不与周遭的绿树争一时的葱茏。它们坦荡荡地立在湿冷风中,枝桠清瘦却风骨凛然,任凭风穿枝而过,也自守着一份清朗与从容。

虽然枝条光秃,少了往日的明艳动人,不少学生去食堂吃饭时,仍喜欢凑近瞧瞧那株老紫薇树,还有学生给它取了个别名叫“丑丑树”。初听这个名字,我有些不解,仔细想想,又觉得挺贴切。每到盛夏时节,这株老树总能盛放如云霞般的漂亮花朵,不少还会迎着骄阳越开越艳,很是耀眼夺目。相比之下,入冬后的紫薇树样子确实变丑了,远远望去犹如一位经历沧桑的老者,只剩下一副嶙峋的骨架。

孩子们不知道的是,这株老紫薇树

其实“大有来头”,我也是听学校的老老师提起才知,这树的主干是从高山上移植而来,它的“母树”树龄已经有百年。因为生长在峰峦叠嶂之间,那棵“母树”汲取了日月精华,苍劲的枝干长成了不惧风雨的坚韧姿态。谁知栽种在校园内,“远道而来”的紫薇树苗却“水土不服”,枝叶日渐枯黄,连树皮也变得干瘪,全然没了山野里的鲜活劲头。幸好经过扦插养护,这株树苗最终成活了,不仅抽新枝、长绿叶,还一改之前的衰败模样,年年绽放满树繁花,惹得蜂蝶环绕,成了校园一景。

因为紫薇的花语是“好运”,每年高考临近,高三的学子们常会跑去食堂前与紫薇树合影。如果没有遇到坏天气或台风来袭,高考放榜时,这棵老树还会为师生们送上惊喜,“准时”开出特别密集又红艳的花朵。因为有美好的象征,学校便将食堂前的区域命名为“紫薇广场”,

去年又在那里增种了几株紫薇树苗。学生们见了打趣说老紫薇树终于有伴儿了,以后合影也不用抢位置,寓意还好上加好。

相比夏天的芳华灼灼,我更偏爱冬日紫薇树的样子,因为此时的它褪尽铅华,枝干如篆籀,恰似杜甫笔下“霜皮溜雨四十围,黛色参天二千尺”的古木风骨。没有红花遮目,枝桠交错间尽露筋骨,不见一丝娇柔之态。日光斜照时,树影落在地面,横斜也如笔走龙蛇,简单却有别样的意趣。

就像在书声琅琅的校园,那株老紫薇树以朴素和谦逊的姿态,安稳地守住一隅,平静淡然。它不与春樱争艳,也不与夏荷比洁,只在寒风里静默伫立。任凭学子往来驻足,或是嬉笑取名,它都悲无喜,只静待来年春风拂,再发新枝。恰似一群默默扎根于校园的师生,于喧嚣中沉下心来积蓄力量,于寒暑里坚守着自己的节奏,不张扬、不浮躁,只在时光里慢慢沉淀,静待属于自己的花期。

接儿子放学的快乐

□任万杰

题,儿子声音低低的,满是失落。或是提起和同学闹了小矛盾,他的语气里会带着几分难过。这时我就抬手轻拍他的肩膀,听他把委屈说完,再慢慢帮他梳理情绪,引导他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看着他渐渐舒展眉头,重新露出笑容,我也会忍不住弯起嘴角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接儿子放学早已变成我的习惯。无论工作多忙,我都会提前安排好时间,准时出现在校门口。有时候遇到加班,我只得提前跟儿子说明情况,让他在校门口的保安室等我。每次晚到了,看见他乖乖等待的身影,我心里都充满愧疚,而他从不抱怨,反而会劝我别着急,开车慢点。有次下大雨接他回家,见我一把伞往他那边倾斜,儿子还伸手拉了拉我的衣角,绷着小脸说:“爸爸,你把伞往自己那边挪一点,别淋雨,会感冒的。”听了这话,我当下心头一热,不禁感慨孩子真的长大了,懂得关心父母了。原来不知不觉间,

了玩具,有时讲老师表扬他吃饭不挑食,语气里满是骄傲。那时的我也真切感受到,幸福是如此简单,不过是等待一个小小的身影,拥抱一份纯粹的依赖,听他奶声奶气地分享一整天的小欢喜。

儿子上小学后,我依旧提前在校门口等他放学,还会找一个显眼的位置,方便他一出校门就能第一时间找到。每次看到我,儿子都立马跟身边的同学道别,然后像过去一样,踩着轻快的步子朝我飞奔而来。他的脚步比从前稳健了不少,眉眼间也褪去了幼时的怯懦,多了几分小少年的爽朗。

一路上,他说的话变得更多,有时是说考试成绩进步了,有时提到上体育课跑步得了第一名,还有时小声嘀咕同桌带了新文具,他也想要。我总是耐心地听着,时不时回应几句,心情也会跟着愉悦起来。话题时而变得沉重一些,比如说起上课没答出老师提的问

天伦



傍晚时分,我站在人群中等待那个熟悉的小身影。放学铃声终于响起,孩子们如同挣脱束缚的小鸟“飞”出校门,看着儿子穿过人群,欢快地跑向我,感觉一天的疲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接儿子放学,比起现在的从容,他刚上幼儿园的那个月,我总是格外焦虑,每次都要提前半小时守在校门口。彼时的儿子很胆小,放学时还紧紧攥着老师的手,眼神怯怯地望着人群。只有看见我时,他的眼睛才会瞬间亮起来,随后松开老师的手,迈着小短腿向我跑来,小脸上有时还挂着未干的泪痕,却扬起嘴角,脆生生地喊“爸爸”。等我将他抱起,儿子又会搂紧我的脖子,把头埋进我的颈窝反复磨蹭,那样子就像一只出去冒险的小猫崽,在找到依靠时才敢卸下防备。

回家路上,儿子经常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,有时说自己和小朋友分享